

这篇文章，不读，你会有损失的

——香港城大访学故事

《新闻记者》杂志社 刘 鹏

首先要说明一下本文的标题，渊源有自。详见本文第三小节。

从“多友之友”到“多友”

我是先成为“多友之友”，再晋升为“多友”的。

主持《新闻记者》杂志编务过程中，认识了许多青年学者朋友，不少人除了自己供职的高校，还有另外一个身份——“多友”。他们因此有着更为亲昵的感情，更多的学术上的交流互动，令人艳羡。

借助“多友”的帮助，我与李金铨老师取得联系，向他组稿。其间，特别让我感动的有两个细节。

一是2014年《新闻记者》推出微信号，为了活跃气氛吸引读者，我策划了一个“学术冰桶”活动，邀请一批学者以学术文章接龙的形式，谈谈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学习、研究的建议。因为想搞出点轰动效应，冒昧地邀请李老师援手。按说，微信上的文章，不算学术成果，影响力不确定，还不给稿费（挑战规则是赠送一年杂志），有些学术大家是婉拒的，对此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。没想到李老师却很快传来他的文章《知己与择师》。后来，这篇文章在微信上传播甚广，不但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转，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受益，直到今天仍不断有人提起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阅读《知己与择师》

第二个细节是在向李老师组稿过程中，因为一些可以想见的原因，有些文章不得不做删改处理。在编辑生涯中，我遇到不少学术名流，不愿意别人动自己的文字，而李老师又是一位“海外华人”，能理解“国情”吗？邮件发过去，李老师不但表示理解、认可修改意见，自己还主动帮忙做了一些文字处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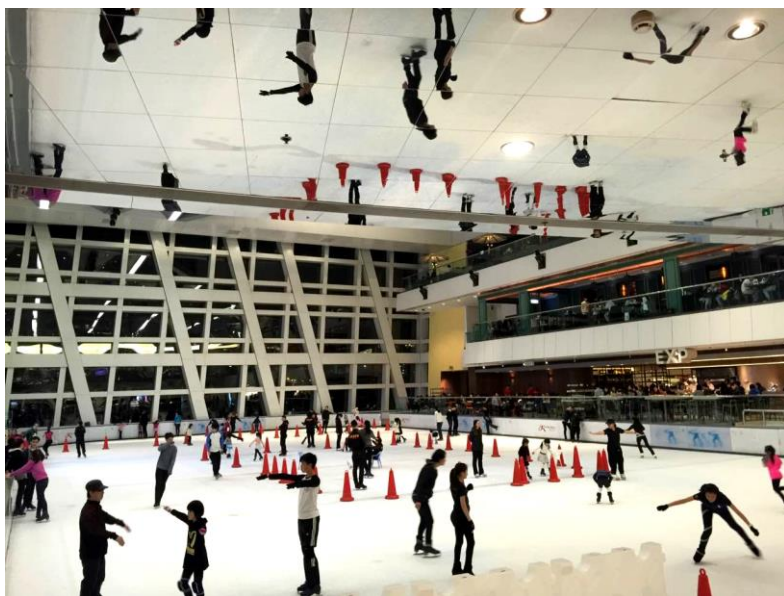
2015年8月，上海“多友”趁李老师参加复旦暑期班讲学之际聚会，我做了一名不速之客，以“多友之友”身份蹭吃，并第一次见到李金铨老师。从此，除了敬重，更多了一份亲近之感。

之后，便提出城大访学项目的申请。年末的某天下午，手机铃声一响，微信中李老师拉我进“多闻雅集”群，那一刻，我欣喜地知道，“多友”之门打开啦。



一波三折访学路

可是，接下来办理访学手续时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困难。由于各种制度冲突造成手续上的麻烦，实在让人心烦（此处略去“吐槽”一千字）。不过，好事多磨，结果仍然顺利。在这里，我愿意留下一份感谢的名单。其中包括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 Kitty、Heidi、Dudu，以及系主任李喜根教授，还有上海大学沈荟教授，李金铨老师的博士生陈楚洁，以及我所任职的上海报业集团人事处、外事处的同事，还有集团领导。当然，最应该感谢的，仍然是李金铨老师。



又一城的溜冰场，每次经过，都会饶有兴致地欣赏一会

行山与问学

城大一个月，彻底抛开了繁杂琐碎的日常工作，收获了难得的快乐时光。记忆最深刻的，当属周末随老师行山，以及听李老师聊天式地谈他的治学经验。有时，这两者就交融在一起，让我想象《论语》中“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场境；或者柏拉图学园中师生在林荫下漫步修学，也不过如此吧。

一个月的访学，虽然没有进行系统的知识学习，但一场场学术分享会，却如行山时常有的满目青翠，小溪叮咚，更有师长深



情。行山中，让大家兴奋同时也有些惶恐的，是用各自的家乡话读诗。就像张隆溪教授写的：“雅趣吟诗应记取，北音吴语共常吟”。以我而言，虽已在上海生活 20 多年，但仍无法用娴熟的沪语读诗，而只能用从小熟悉的家乡话；而有从小就迁徙多地的多友，完全没有自己的乡音，这时就满怀歉意。由此想起李老师曾谈到，在学术研究开始阶段，一定要选择三五本学科经典著作、常读常新的著作，反复阅读，直到作者看世界的方法变成你看世界的方法，境界就提高了。这几种经典，可以说就是自己的学术母语、学术乡音，有潜移默化之功，成

为以后搞科研的基石。

与此相应，李老师也多次提到学习不妨泛览，但不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，没有主线与核心，而泛滥无归。在研究题目方面，应选择自己博士毕业后五年仍然感兴趣的东西，选择与自己的人生关怀联系最紧密的题目来做。我只后悔没有更早听到这话。

除了李老师的课，林芬老师的讲座也让我受益良多。早听说，林芬老师是当年福建省的高考状元，也是喜爱登山，喜爱西藏的娇小美女。在课堂上，她除了分享了自己近期的研究心得之外，还专门抽时间讲了西式论文写作规范（或模式）的问题。

讲之前，林芬老师问大家：写学术论文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回答五花八门，而林芬老师的答案是：把你的问题变成我的问题。如果解决不好会出问题，解决好会受益。——看到这里，诸位想必明白了本文标题的由来，正是对林芬老师这话的“生吞活剥”。

当了多年学术期刊编辑，编发过不少佳作，但坦率说，看得更多的是令人厌倦甚至沮丧的文章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大多是没有问题意

识，若说有问题，也是作者要评职称、拿学位，必须刊出一篇“学术论文”的私人问题而已。读这样的文章，必然



M5053，师生漫谈中开启智慧之门

是一个痛苦的经历。林芬老师以几篇中英文论文为例，条分缕析地介绍了西方论文写作的技巧，特别是如何在引言部分就能激发读者的兴趣，如何确定文章的整体结构等。这是金针度人的一课，我听后请同届多友王鑫对林老师专门采访，希望将她的经验更加广为传播（插播广告，敬请期待），私心则是希望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不至于那么枯燥无趣。

此外，祝建华、李喜根、梁励敏、林婉莹、蒋莉等等学者的学术分享都让大家获益匪浅，甚至感慨，能来城大重读一遍博士课程该有多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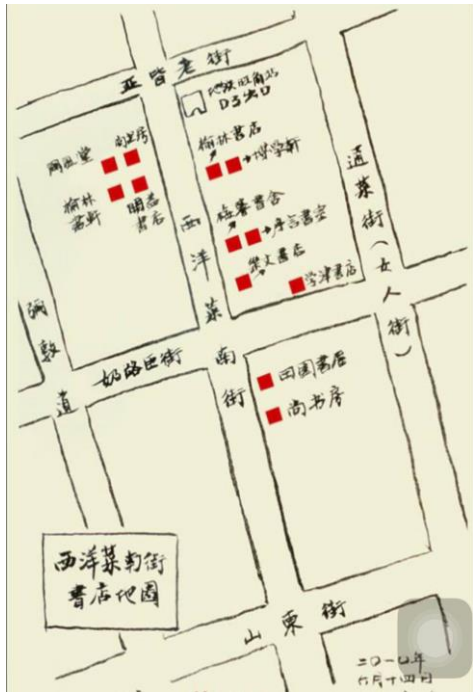
二楼书店淘书忙

二楼书店是每次到香港的必游之地。2013年来香港住在铜锣湾，附近的骆克道就是二楼书店集中之处。这次住的地方离旺角不远，而旺角西洋菜街的二楼书店，比铜锣湾还要密集。

我早已做好攻略，在手机里下载了一个标有12家二楼书店的地图，连着几个下午，一家家细细逛去。

旺角是商业繁华之地，在林立的莎莎、找换人民币的店招中，二楼书店的招牌很不显眼，如果不是特意找，很容易错过。而且，说是二楼，但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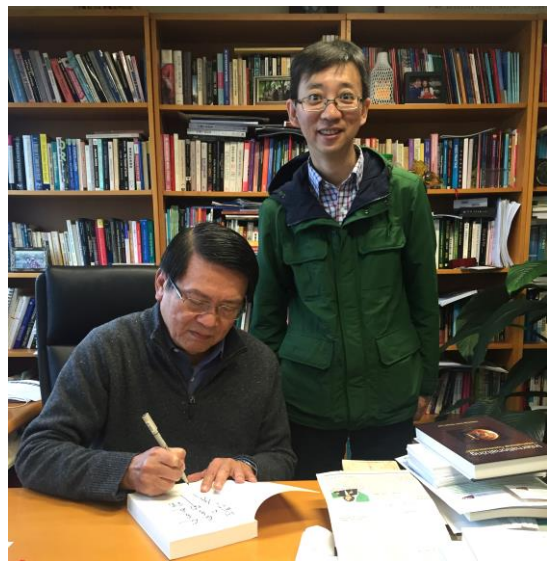


←很好用的旺角二楼书店地图

↑油麻地中华书局学术书很丰富，旁边就是廉政公署

多隐居在三楼甚至更上层。梅馨书店甚至高居七层，那台老旧的电梯门上写着：这是电梯，不是门！乘着轧轧作响的电梯上去，进到书店，却是别有一番风景。店面通常甚小，顾客也只两三位，安静地翻着书。一只肥蠢的店猫趴在书架顶，却露出一副饱读诗书睥睨俗世的劲头。

十几家二楼书店全部逛遍，买书最多的还是田园、乐文两家。但是学津书店、榆林书店的旧书也让我很吃惊，很多是大陆八九十年代的旧书，品相也很好，仿佛置身上海旧书店。此外，铜锣湾的诚品书店、油麻地的中华书局品种较多，也买了一些。校内的商务印书馆书店更是有八折优惠的诱惑，多次进去扫荡，我们这届多友，还将李老师主编的《报人



报国》一书买断了货。

海棠轩一家人

最好的总在最后。最后要说说海棠轩一家人。（注：海棠轩是城大访学学者住宿的宾馆，更准确地说应该叫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雅舍。因为本期访学的曹书乐未入住海棠轩，因此放在最后说）。

刚到那几天，同学之间还客客气气地互称“某老师”，但是周末晚上一次房间聚餐后，彻底撕下了大家客气而生分的“面具”，成了肆无忌惮开玩笑，推心置腹说心事，勾肩搭背玩自拍的兄弟姐妹。我，毫无疑问地荣膺“大哥”尊称（容我先哭一会）。

先从大姐——延边大学徐玉兰说起。在课堂上初见玉兰，一是感



觉她过分地有礼貌，二是中文表达不流畅，常常要想一想才蹦出要说的下一个词。后来一问，果然，是一位母语为朝鲜语的少数民族学者，显得有些夸张的礼貌，则是多年留学韩国养成的习惯。虽然我常常嘲笑玉兰不流利的中文，其实那不过是为掩饰我外语很差的自卑感而已。行山读诗时，玉兰常常先用温婉的韩语，让我们仿佛看韩国催泪剧；然后再用粗声大气的

朝鲜语重复，仿佛庆祝又一颗导弹胜利发射。这还不算，最令人发指的是，在帅气的小林哲郎老师的课上，她用英语提问还不过瘾，竟然又用日语和小林老师当众私聊。

玉兰是一位很诚恳的人，她很认真地说起自己的学术使命感，没人觉得那是知识分子酸溜溜的装腔作势；大家玩“杀人游戏”，她很认真地辩解自己不是凶手时，大家都露出鄙夷的目光。

来自辽宁大学的**王鑫**妹妹是班里的“书记”，虽然这纯属为了和“班长”搭配而“因人设事”，但她确实具有强大的组织、动员能力。比如，当大家的关系变得亲密无间时，王鑫恰到好处地拿出一根自拍杆，从此我们就以自拍杆为核心凝聚在一起，用各种方式，从各种角度把七个人头挤入画面，随时随地展示我们这个集体的存在感。除此之外，王“书记”让我佩服的还是她的文学天分。无论是即席讲话时的排比句，还是为我们聚会所写的古体诗，以及为每位同学写的新诗，都颇有意境，显示了源自少年的良好修养。

中山大学的**陈敏**是大家的小妹妹，也是大家的“开心果”，都亲热地叫她小敏。每天我们的一大乐事就是开小敏的玩笑，她也不恼，有时牙尖嘴利地回几句，有时说不过了，就伸出“爪子”在各位姐姐衣服上“恶狠狠”地挠两下子。其实，见面前已经编发过小敏的两篇文章，感觉这是个有灵气，又很认真的年轻学人。2015年可谓记者离职年，并且离职前大都留下一篇公开信，表示对这个行业的不舍等等。我有一次跟我的特约编辑、同为“多友”的白红义说，应该找位学者对这些辞职书做个内容分析。白红义立即回答说，中大的陈敏已经写了啊，我正在让她修改呢。这次见到小敏本人，更加喜欢她的聪

慧与执着。她申请的项目是比较香港与广州的马路标语。虽然在我们的怂恿下，她基本放弃了这个题目，但仍然很注意各种马路标语，走到任何地方，一看到新鲜的语句，马上会掏出手机拍摄。时间长了，大家都成了标语爱好者，走在一起，往往会叫：小敏，这里有标语，快来拍……。最后要离港前几天，大家纷纷商量去哪里玩耍，小敏却给自己开了个行程单，包括去参观香港议会、旁听法庭辩论等。

根据 Lady first 的原则，接下来轮到男同胞了。

中国社科院的**朱鸿军**是为二哥，他同时担任《新闻传播研究》副主编，和我是同行，之前就熟悉。但是让我汗颜的是，这位学弟时时带着一本学术书，抽空就看几页。每次讲座之后，他总是围着老师继续探讨，同时为他的杂志约稿。我不禁对照反省，自己的职业热情哪儿去了？

厦门大学的**陈经超**是位台胞，也是我们的“班长”。据说他一到海棠轩住下，就拿起电话问候每一位入住的同学（也有人反映是女同学）。过了几天就是妇女节，他变戏法似地拿出几盒巧克力送给每位女同学。凡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同学们称他台湾“暖男”，并推举他为本届班长。我到香港迟了两天，去系里报到时班长顺路带我，边绕过迷宫似的路，边向我介绍学校各种情况，让我一度疑惑他是不是曾经在城大生活过。有了班长，我们的生活就很自如，像协调课程，聚餐付款，出游攻略等等，都是班长的事，充分体现了“领导就是服务”的现代管理观念。

男生中的小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**周逵**，因为我，他留下了“周三顿”的绰号。话说我初来那天晚上，周逵和朱鸿军请我在惠康超市对

面小餐馆吃饭，饭菜上来后，我见他俩只看着我吃，很不好意思，便劝他们一起吃。推辞了一下，两人也叫了饭吃起来。吃好后，逵弟才羞涩地说，其实之前已经陪鸿军师兄吃过晚饭了，而陪鸿军师兄之前，自己还单独吃了晚餐。因此，后来聚餐时，大伙总是怜悯地替朱鸿军和周逵夹菜，怕他们饿着。

在男生中，逵弟是最聪明机智而好学的，每次课堂提问，他都最踊跃，以至于某晚我竟然梦到和他一同去采访，采访完天已经黑，我准备回去时，周逵却谦恭地问道：鹏哥，那堆资料我们得连夜看一遍吧？——听完这话，我从梦中惊醒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……

最后，还要说下虽未入住海棠轩，但和我们仍是亲密一家的清华大学曹书乐。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女中学霸，而且很有江湖名声。在香港其他机构做学术拜访时，谈起我们这批访学学者，提到书乐，对方总是哦、哦，认识的（或听说过）。



香港一月，海棠轩一家人有的笑了之前三年的笑，有的走了之前三年的路，有的拍了之前三年的照，有的喝了之前三年的酒……虽已收获满满，却恋恋不舍，不愿离别。

（2016. 4. 18）